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十六

張溜兒熟布迷魂局　陸蕙娘立決到頭緣

詩曰：
機深密械總徒然　詭計奸謀亦可憐
試看人亡家破日　還成撈月在空川

話說世間最可惡的是拐子。世人但說是盜賊，便十分防備他。不知那拐子便與他同行同止，也識不出。弄盡機關，沒形沒影的做將出來，神仙也猜他不到，倒在懷裡信他，直到事後曉得，已此追之不及了。這卻不是出跳的賊，簸騰熱的強盜。今說國朝萬曆十六年，浙江杭州府北門外一個婦民姓扈，年已望六，

媽媽新下有兩個兒子兩個媳婦在家過活那兩個媳婦俱生得有些顏色且是孝敬公公一日翁見三個爹出去了只留兩個媳婦在家閉上了門自在裏面做生活那一日大雨淋漓路上無人行走日中時分只聽得外面有低低哭泣之聲十分悽慘悲咽却是婦人聲音從日中哭起直到日沒哭個不住兩個媳婦聽了半日忍耐不住只得開門同去外邊一看正是

閉門家裏坐　禍從天上來

若是說話的與他同時生並肩長便劈手扯住不放

他兩個出去、縱有天大的事、也惹他不着、元來大凡婦人家、那閒事切不可管、勸止最宜謹慎、丈夫在家時還好、若是不在時、只宜深閉靜處、便自高枕無憂、若是輕易攬着個事頭、必要纏出些不妙來、那兩個媳婦、當日不合開門出來、却見是一個中年婆娘、人物也到生得乾淨、兩個見是個婦人、無甚妨礙、便動問道、媽媽何來、爲甚這般苦楚、可對我們說知則個、那婆娘掩着眼淚道、兩位娘子聽着、老婆在這城外鄉間居、老兒死了、止有一個兒子和媳婦、媳婦是個病塊兒、子又十分不孝、動不動將老身罵詈、養贍

到底婆具小心斬中

又不周全、有一頓沒一頓的、今日嘔口氣、與我的兄弟相約了、去縣裏告他忤逆、他叫我前頭先走、隨後就來、誰想等了一月、竟不見到、兩又落得、大家裏又不好回去、枉被兒子媳婦恥笑、左右兩難、爲此想起這般命苦、忍不住傷悲、不想驚動了兩位娘子、多承兩位娘子動問、不敢隱瞞、只得把家醜實告他兩個、見那婆娘說得苦惱、又說話小心、便道、如此且在我們家裏坐一坐、等他來便了、兩個便扯了那婆子進去、說道、媽媽寬坐一坐、等兩住了回去、自親骨肉、雖是一時有些不是處、只宜好好寬解、不可便經官動

府壞了和氣失了體面那婆娘道多謝兩位相勸老身且再耐他幾時一遍一句說了一回天色早黑將下來婆娘又道天黑了只不見來獨自回去不得如何好兩個又道媽媽便在我家歇一夜何妨粗茶淡飯便喫了餐把那里便費了多少那婆娘道只是打攪不當那婆娘當府就裸起雙袖到灶下去燒火又與他兩人量了些米煮夜飯揩檯抹櫈擔湯擔水一攬包收多是他上前替力兩個道等媳婦們伏侍甚麼道理到要媽媽費氣力媽媽道在家習慣了是做時便倒安樂不做時便要困倦娘子們但有事任憑

真是小心處

美事

老身去做不妨當夜洗了手脚就安排他兩個睡了那婆娘方自去睡次日清蚤又是那婆娘先起身來燒熱了湯將昨夜剩下米煮了蚤飯抹拭淨了椅桌力力碌碌做了一朝七了八當兩個媳婦起身要東有東要西有西不費一毫手脚便有七八分得意了便兩個商議道那媽媽且是熱分肯做他在家裡不像意我們這里正少個人相帮公公常說要娶個晚婆婆我每勸公公納了他豈不兩便只是未好與那媽媽啟得齒但只留着他等公公來再處不一日爺兒三個回來了見家裡有這個媽媽便問媳婦緣故

這是婆娘顛上了老兒

兩個就把那婆娘家裡的事依他說了二遍、又道這媽媽且是和氣、又十分勤謹、他已無了老兒子、又不孝、無所歸了、可憐可憐、就把她娘商量的見識、叫兩个丈夫說與公公知道、危老道知他是甚樣人家、便好如此草草、且留他住幾時着、口裏一時不好應承。見這婆娘乾澀心裡也欲得的、又過了兩日、那老兒沒搭煞、黑暗裏已自和那婆娘攪上了、媳婦們看見了些動靜、對丈夫道、公公常是要娶婆婆、何不就與這媽媽成了這事、省得又去別尋頭腦、費了銀子、兒子每也道說得是、多去勸着父親、媳婦們已自與

那婆娘說通了、一謗一個。肯擺個家筵席兒歡歡喜喜、大家吃了幾杯、兩口兒成合了、過得兩日、只見兩個人問將來、一個說是媽媽的兒弟、一個說是媽媽的兒子、說道尋了好幾日、方問得着是這里、媽媽聽見走出來、那兒子拜跪討饒、兄弟也替他請罪、那媽媽怒色不解、千兒萬罵、乜老從中好言勸開、兄弟與兒子、又勸他回去、媽媽又罵兒子道、我在這里吃口湯水、也是安樂的、倒回家裡、在你手中討死、與你着這家媳婦待我如何孝順、兒子見說這話、已此曉得娘嫁了這老兒了、乜父便整酒留他兩人吃、那兒子

便拜扈老道、你便是我繼父了、我娘喜得終身有托、萬千之幸、別了自去、似此兩三個月中、往來了幾次、忽一日那兒子來道、孫子明日行聘、請爹娘與哥嫂一門同去吃喜酒、那媽媽回言道、兩位娘子、怎好輕易就到我家去、我與你爺兩位哥哥同來便了、次日媽媽同他父子去、吃了一日喜酒、歡歡喜喜、醉飽回家、又過了一個多月、只見這個孫子又來登門、說道、明日畢姻、來請闔家尊長同觀花燭、又道是必求兩位大娘、同來光輝一光輝、兩個媳婦巴不得要認媽媽家裡、還悔道前日不去、得堆下笑來應承、次日盛

彼爲鄭實所以示無疑也

救了、隨着翁媽丈夫、一同到彼、那媽媽的媳婦出來接着、是一個黃瘦有病的、日將下午、那兒子請媽媽同媳婦迎親、又要請兩位嫂子、同去、說道、我們鄉間風俗、是女眷都要去的、不然、只道我們不敬重新親、媽媽對兒子道、汝妻雖病、今日已做了婆婆了、只消自去、何必煩勞二位嫂子、兒子道、妻子病中、規模不雅、禮數不周、恐被來親輕薄、兩位嫂子旣到此了、何惜往迎這片時、使我們好看、許多媽媽道、這也是、那兩個媳婦、也是巴不得去看看耍子的、媽媽就同他自己媳婦四人作隊兒、一夥下鄉去了、爽俤不見來

全瞞假戲把無救迹真是高手

兒子道卻又作怪待我去看一看來又去一回那孫子穿了新郎衣服也說道公公寬坐孫兒也出門望望去搖搖擺擺踱了出來只剩得爺兒三個在堂前燈下坐着等候多時再不見一个來了肚裏又飢心下疑惑兩個兒子走進灶下看時清灰冷火全不像個做親的人家出來對父親說了拿了堂前之燈到裏面一照房裡空蕩蕩並無一些箱籠衣衾之類止有幾張椅桌空着在那裏心下大驚道如何這等要問鄰舍時夜深了各家都關門閉戶了三人卻像熱地上螞蟻鑽出鑽入熬到天明纔問得個鄰舍道他

此時難過

毎一班何處去了鄰人多說不知又問這房子可是他家的鄰人道是城中楊衕裏的五六月前有這一家子來租他的住不知做些甚麼你們是親眷來往了多番怎麼倒不曉得細底却來問我們問了幾家一般說話有個把有見識的道定是一夥大拐子你們着了他道兒把媳婦騙的去了父子三人見說忙忙若喪家之狗踉踉蹌蹌跑回家去分頭去尋那里有個去向只得告了一紙狀子出個廣捕却是渺渺茫茫的事了那卮老兒要娶媳婦他道是自得的十分便宜誰知到爲這婆子白白裡送了兩個後生媳

婦這叫做貪小失大所以爲人切不可做那討便宜
苟且之事正是

莫信直中直　須防仁不仁
貪看天上月　失却世間珍

這話丟過一邊如今且說一個拐兒拐了一世的人
倒後邊反着了一個道兒這本話却是在浙江嘉興
府桐鄉縣內有一秀才姓沈名燦若年可二十歲是
嘉興有名才子容貌魁峩胸襟瀟灑娶妻王氏姿色
非凡頗稱當對家私豐裕多虧那王氏守把兩個自
道佳人才子一雙兩好端的是如魚似水如膠似漆

慣相得只是王氏生來嬌怯懨懨弱病嘗不離身的燦若十二歲上進學十五歲超增補廩少年英銳自恃才高一世視一第何啻拾芥不時與一班好朋友或以詩酒娛心或以山水縱目放蕩不羈其中獨有四個秀才情好更篤自古道惺惺惜惺惺才子愛才子卻是嘉善黃平之秀水何澄海鹽樂爾嘉同邑方昌都一般見你羨我愛這多是同郡朋友那他州外府與燦若往來的不計其數大約不過是一時的才人那本縣知縣姓稽單諱一個清字常州江陰縣人平日敬重斯文喜歡才士也道燦若是個青雲決科

之器、與他認了師生、往來相好、是年正是大比之年、有了科舉、燦若歸來、打疊衣裝、上杭應試、與王氏話別、王氏挨着病軀、整頓了行李、眼中流淚道、官人前程遠大、早去早回、奴未知有福分、能勾與你同享富貴與否、燦若道、娘子說那裏話、你有病在身、我去後須十分保重、也不覺掉下淚來、二人執手分別、王氏送出門外、望燦若不見、掩淚自進去了、燦若一路行程、心下覺得不快、不一日到了杭州、尋客店安下、匆匆的進過了三場、頗稱得意、一日、燦若與衆好朋友遊了一日湖、大醉回來、睡了半夜、忽聽得有人扣門、

披衣而起、只見一人、高冠敞袖、似是道家粧扮、燦若道、先生夤夜至此、何以教我、那人道、貧道頗能望氣、亦能斷人陰陽禍福、偶從東南來此、暮夜無處投宿、因扣尊扃、多有驚動、燦若道、既先生投宿、便同榻何妨、先生既精推算、目下榜期在邇、幸將賤造推算、未知功名有分與否、願決一言、那人道、不必推命、只須望氣、觀君丰格、功名不患無緣、但必須待尊閭天年之後、便得如意、我有兩句詩、是君終身遭際、君切記之、

鵬。翼。摶。時。歌。六。憶。
鸞。膠。續。處。舞。雙。鳧。

燦君不解其意、方欲再問、外面猫兒捕鼠、撲地一嚮、燦君喫了一跳、却是南柯一夢。燦君道、此夢甚是詫異、那道人分明說待我拥妻亡故、功名方始稱心、我情願青衿没世也罷、割恩愛而博功名、非吾願也、兩句詩又明明記得、錄來聽去、驟不安穩、又道夢中言語信他則甚、明日倘君榜上無名、作速回去了便是。正想之際、只聽得外面叫喊連天、鑼聲不絕、扯住討賞、報燦君中了第三名經魁、燦君寫了票、衆人散訖、慌慌忙忙上轎、見座主會同年去了、那座師却正是本縣豬清知縣、那時解元何澄又是極相知的朋友

黃平之、樂爾嘉、方昌多已高錄、俱各歡喜。燦若理了正事、天色傍花、乘轎回寓。只見那店主趕着轎慌慌的叫道：「沈相公宅上有人到來、有緊急家信報知、候相公半日了。」燦若聽了「緊急家信」四字、一個衝心、忽思量着夢中言語、却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正是：

青龍白虎同行，凶吉全然未保。

到得店中、下轎、見了家人沈文、穿一身素淨衣服、便問道：「娘子在家安否？誰着你來寄信？」沈文道：「不好說得。昨日管家李公着寄信來、官人看書便是。」燦若接過

傷心

書來見封筒逆封心裏有、如刀割拆開看罷方知是
王氏于二十六日身故、燦若驚得呆了、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雪水來
半晌做聲不得、驀然倒地、衆人喚醒、扶將起來、燦若
咽住喉嚨、千妻萬妻的哭、哭得一店人無不流淚、道
早知如此、就不來應試也罷、誰知便如此永訣了、問
沈文道、娘子病重、緣何不早來對我說、沈文道、官人、
來後、娘子只是舊病懨懨、不爲甚重、不想二十六日
忽然昏倒不醒、爲此星夜趕來報知、燦若又哽咽了
一回、疾忙叫沈文僱船回家去、也顧不得他事了、略

思一夢之奇二十七日放榜王氏卻于二十六日間亡故正應着那鵬翼搏時歇六憶這句詩了當時整備離店行不多路卻遇着黃平之擡將來二人又是同門相見罷黃平之道觀兄容貌十分悲慘未知何故燦若噙着眼淚將那得夢情由與那放榜報喪令趕回家之事說了一遍平之嗟嘆不已道尊兄且自寧耐毋得過傷待小弟見座師與衆同袍爲兄代言其事兄自回去不妨兩人別了燦若急急回來進到裏面撫尸慟哭幾次哭得發昏擇時入殮已畢停柩在堂夜間燦若只在靈前相伴不多時過了三四七

衆朋友多來吊唁就中便有說着會試一事的燦若、漠然不顧、道、我多因這蝸角虛名、賺得我進退枝分、同心結解、如今就把一個會元撇在地下、我也無心去拾他了、這是王氏初喪時的說話、轉眼間又過了斷七、衆親友又相勸道、尊閫既已夭逝、料無起死回生之理、兄枉自灰其志、竟亦何益、況在家無聊、未免有孤棲之嘆、同到京師、一則可以觀景舒懷、二則衆同袍劇談、竟日可以解悶、豈可為無益之悲、悮了終身大事、燦若吃勸不過、道、既承列位佳意、只得同走一遭、那時就別了王氏之靈、囑付李主管照管羮飯、

早知如此只該伴靈

香火同了黃何方樂四友登程、正是那十一月中旬光景、五人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京師、終日成群挈隊、詩歌咲傲、不時往花街柳陌閒行遣興、只有燦若沒一人看得在眼裏、韶華迅速、不覺的換了一個年頭、又早上元節過、漸漸的桃香浪暖、那時黃榜動選場開、五人進過了三場、人人得意、個個誇強、沈燦若始終心下不快、草草完事、過不多時揭曉、單單奚落了燦若、他也不在心上、黃何方樂四人自去傳臚、何澄是二甲、選了兵部主事、帶了家眷在京、黃平之到是庶吉士、樂爾嘉選了太常博士、方昌選了行人、

稽清知縣已行取做刑科給事中各守其職不題燦若又遊樂了多時回家到了桐鄉燦若進得門來在王氏靈前拜了兩拜哭了一場備羹飯澆奠了又隔了兩月請個地理先生擇地殯葬了王氏已訖那時便漸漸有人來議親燦若自道是第一流人品王氏恁地一個嬌妻兀自無緣消受那裡尋得一個厮對的出來必須是我日中親見果然像意方纔可議此事以此多不着緊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却又過了三個年頭燦若又要上京應試只恨着家裡無人照顧又道是家無主屋倒豎燦若

自王氏亡後、日間用度、節長減短、十分的不像意也、思量道須是續弦、一個掌家娘子方好、只恨無其配偶、心中悶悶不已、仍把家事、且付與李主管照顧、收拾起程、那時正是八月間天道、金風作轉、時氣新凉、正好行路、夜來皓魄當空、澄波萬里、上下一碧、燦若、獨酌無聊、觸景傷懷、遂爾口占一曲、

露滴野塘秋、下簾籠不上鈎、徒勞明月穿窗牖、鴛衾遠丟、孤身遠遊、浮搓怎得到陽臺右、漫凝眸空臨皓魄、人不在、月中明、

商寄黃鶯兒吟罷、痛飲一醉、舟中獨寢、話休絮煩、燦

若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京中在舉場東邊租了一箇下處安頓行李已好一日同幾個朋友到齊化門外飲酒只見一個婦人穿一身縞素衣服乘着蹇驢一個閑的挑了食榼隨着恰像那里去上墳回來的燦若看那婦人生得

敷粉太白施朱太赤加一分太長減一分太短十相具足是風流占盡無餘一味溫柔差絲毫便不厮稱巧笑倩兮笑得人魂靈顛倒美目盼兮盼得你心意癡迷假使當時逢妒婦也言我見且猶憐

燦若見了此婦却似頂門上喪了三魂脚底下蕩了

此時此若有意那無意却

七哯他就撒了這些朋友也催了一箇驢一步步赶將去呆呆的尾着那婦人只顧看那婦人在驢背上又只顧轉一對秋波過來看那燦若走上了里把路到一個僻静去處那婦人走進一家人家去了燦若也下了驢心下不捨剑住了脚在門首呆看看了一晌不見那婦人出來正沒理會處只見內裡走出一個人來道相公只管門內覷看却是爲何燦若道適纔同路來見個白衣小娘子走進此門去不知這家是甚等人家那娘子是何人無個人來問問那人道此婦非別乃舍表妹陸蕙娘新近寡居在此方纔出

去辭了夫墓要來嫁人小人正來與他作伐燦若道足下高姓大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因爲做事忌仵順溜爲此人起一個混名只叫小人張溜兒燦若道令表妹要嫁何等樣人肯嫁在外方去否溜兒道只要是讀書人後生些的便好了地方不論遠近燦若道實不相瞞小生是前科舉人來此會試適見令表妹丰姿絕世實切想慕足下肯與作媒必當重謝溜兒道這事不難料我表妹見官人道一表人才也决不推阻的包辦在小人身上完成此事燦若大喜道既如此就煩足下往彼一通此情在袖中摸出一錠銀

雇如俺
盛典話

意不在
禮金也

子逕與潘兒道些小薄物聊表寸心事成之後再容重謝潘兒推遜了一回隨即接了見他出錢爽快料他囊底充饒道相公明日來討回話燦若歡天喜地回下處去了次日又到夘外那家門首來探消息只見潘兒笑嘻嘻的走將來道相公喜事上頭恁地出門的早哩昨日承相公分付即便對表妹說知俺妹子已自看上了相公不須三回五次只說着便成了相公只去打點納娉做親便了表妹是自家做主的禮金不計論但憑相公出得手罷了燦若依言取三十兩銀子折了衣飾送將過去那家也不爭多爭少

求得太心

就許定來日過門。燦若看凡事體容易、心裡到有些疑惑起來、又想是非方再婚、說是鬼妻、所以如此相應。至日鼓吹燈轎到門迎接。陸蕙娘蕙娘上轎到燦若下處來做親。燦若燈下一看、正是前日卅逢之人、不覺大喜。過望方纔放下了心、拜了天地、喫了喜酒、衆人俱各散訖、兩人進房。蕙娘只去椅上坐着、約莫一更時分、夜闌人靜、燦若久曠之後、慾火燔灼、便開言道、娘子請睡了罷。蕙娘囀鶯聲吐燕語道、你自先睡。燦若只道蕙娘害羞、不去强他、且自先上了床。那里睡得着、又歇了半箇更次、蕙娘兀自坐着。燦若只

看升月之

得又央及道娘子日來留俺何不將息將息只管獨坐是甚意思蕙娘又道你自睡戶裡一頭說眼睛却不轉的看那燦若燦若怕新來的逆了他意依言又自睡了一會又起來欵欵問道娘子爲何不睡蕙娘又將燦若上上下下仔細看了一會開戶問道你京中有甚勢要相識否（凡問亦有）燦若道小生交游最廣同袍同年無數在京何論相識蕙娘道既如此我而今當眞（更令）嫁了你罷燦若道娘子又說得好笑小生千里相遇央媒納娉得與娘子成親如何到此際還說個當眞當假蕙娘道官人有所不知你却不曉得此處張溜

見是有名的拐子妾身豈是他表妹便是他渾家爲是妾身有幾分姿色故意叫妾賺人到門他却只說是表妹寡居要嫁人就是他做媒多有那慕色的情願娉娶妾身他却不受重禮只要哄得成交就便送妾做親叫妾身只做害羞不肯與人同睡因不受人點汚到了次日却合了一夥光棍徒鬪賴你奸騙良家女子連人和箱籠盡擄將去那些被賺之人客中怕喫官司只得忍氣吞聲明受火囤如此也不止一個了昨日妾身哭母墓而歸原非新寡天殺的撞見官人又把此計來使妾匆匆自思此豈終身道理有朝

丘遠可
取堅行
甚融

一日惹出事來，并妾此身付之烏有，况以清白之身
猜他迎新送舊，雖無所染，情何以堪。幾次勸取丈夫
他只不聽。以此妾之私意，只要將計就計，倘然遇着
知音，願將此身許他，隨他私奔了罷。今見官人態度
非凡，抑且志誠軟款，心實權羨，但恐相從奔走，或被
他找尋，無人護衞，反受其累。今君既交遊滿京，郎願
以微軀托之官人，官人只可連夜便搬往别處好朋
友家，謹密所在去了，方纔要得妾安穩。此是妾身自
媒。以從官人，官人異日弗忘此情，嫁君聽甚累了半
晌道：多虧娘子不棄，見教小生，不然幾受其禍。違忤

開出門來、叫起家人打疊行李、把自已喂養的一箇蹇驢、䭾了蕙娘、家人挑箱籠、自已步行、隨出門、叫應主人、道我們有急事回去了、曉得何澄帶家眷在京、連夜敲開他門、細將此事說與、把蕙娘與行李都寄在何澄寓所、那何澄另備空潔、若也就一宅兩院、做了下處、不題、却說張滿兒次日果然斜合了一夥破落戶、前來捺人、只見空房開着、人影也無、忙問下處主人、道昨日成親的舉人、那里去了、主人道相公連夜回去了、衆人各各呆了一回、大家嚷道我們隨路追去、一鬨的望張家灣亂奔去了、却是借大所在、

何處找尋。元來北京房子慣是見租與人住。來來往往。主人不來管他東西去向。所以但是搬過了再無處跟尋的。燦若在何處看了兩月書。又早是春榜動選場開。燦若三場滿志。正是專聽春雷第一聲。果然金榜題名。傳臚三甲。燦若選了江陰知縣。却是稽清的父母。不一日領了憑。帶了陸蕙娘起程赴任。却值方昌出差蘇州。竟坐了他一隻官船到任。陸蕙娘平白地做了知縣夫人。這正是鸞膠續處舞雙鳧之驗也。燦若後來做到開府而止。蕙娘生下一子。後來登第。至今其族繁盛。有詩爲証。

女俠堪誇陸蕙娘　能從萍水識檀郎
巧機反借機來用　畢竟强中手更强

拍案驚奇卷十六　終

拍案驚奇卷十七

西山觀設籙度亡魂　開封府備棺追活命

詩曰

三教從來有道門　一般鼎足在乾坤
只因裝飾無殊異　容易埋名與俗渾

說這道家一教乃是李老君青牛出關關尹文始真人懇請留下道德真經五千言傳流至今這家教門最上者冲虛清靜出有入無超塵俗而上升同天地而不老其次者脩真煉性吐故納新築坎離以延年煉鉛汞以濟物最下者行持符籙役使鬼神設章醮以通上界建考召以達冥途這家學問却是後漢時

張角作五里霧人欲學他的先要五斗米爲費見禮故叫得五斗米道後來其教盛行那學了與民間祛妖除害的便是正法若是去爲非作歹的只叫得妖術雖是邪正不同却也是極靈驗難得的流傳至今以前兩項高人絕世不能得有只是符籙這家時時有人習學頗有高妙的在內却有一件作怪學了這家術法一些也胡亂做事不得了儘有奉持不謹反取其禍的宋時乾道年間福建福州有個太常少卿任文若的長子叫做任道元少年慕道從個師父是歐陽文彬傳授五雷天心正法建壇在家與人行

持甚著效驗。他有個妻姪、姓梁、名鯤、也好學這法術。
一日有永福何氏之子、因病發心投壇、請問尚未來
到任家。那任道元其日與梁鯤同宿齋舍、兩人同見
神將來報道、如有送狀懇者、可書香字與之、教他速
速歸家。任道元聽見、即走將起來、點起燈燭、寫好了
封押停當、依然睡覺。到得天明、何子已至。道元就把夜間
所封的、遞與他、叫他急急歸家去。病了還家、十八日
而死。蓋香字乃是一十八日也。驗此遠近聞名、都稱
他做法師。後來少卿已沒、道元襲了父任、出任在外、
官府非禮頗多、把那奉真香火之敬、漸漸疎懶。每日

清晨在神堂邊過，只在門外畧畧聽禮，叫小童進去炷香完事，自此竟不入門。家人每多道：老爺一向奉道虔誠，而今有些懈怠，恐怕神天嗔怪。道元體貴心驕，全不在意。由家人每自議論，日逐只是如此。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夜，非城居民相約糾衆，作於張道者菴內設醮，因為大醮一壇，禮請任道元為高功，主持壇事。那日聚看的人，真正挨山塞海。內中有兩個女子，雙鬟高髻，並肩而立，丰神綽約，宛然並蒂芙蓉。任道元擡頭起來看見，驚得目眩心花，魂不附體，那裏還顧什麼醮壇不醮壇，齋戒不齋戒，便

開口道、兩位小娘子請穩便、到裡面來看一看、兩女道、多謝法師、正輕移道步走進門來、道元目不轉睛、看上看下、戶裏謅道、小娘子提起了襕裙、盖是福建人叫女子抹胸做襕裙、提起了是要換他雙乳的意思、乃彼處鄉談討便宜的說話、內中一個女子正色道、法師做醮、如何却說恁地話、拉了同伴轉身便走、道元又笑道、既來看法事、便與高功法師結個緣何妨、兩女耳根通紅、口裡喃喃微駡而去、到得醮事已畢、道元便覺左耳後邊有些作痒、又帶些疼痛、叫家人看看、只見一個紅瘩、帶如栗粒大、將指頭按去痛

不可恐失日歸家情緒不樂隔數日對妻侄翠鯤道夜來神將見責得夢甚惡我大數已定落書于紙待請商日宣法師考照商日宣法師到了看了一看說道此非我所能辦須聖童至乃可決少頃門外一村童到來即跳升桌間作神語道任道元諸神保護汝許久汝乃不謹香火貪淫邪行罪在不赦道元深悔前非磕頭謝罪神語道汝十五夜的說話說得好道元百拜乞命願從今改過自新神語道如今還講甚麼吾亦不欠汝一個奉事當以爲奉法弟子之戒且看你目前分上寬汝二十日日期說罷童子墮地醒

來情然一毫無知梁鯤折開道元所封之書與薛[illegible]宣看、內中也是二十日三個字、道元是夜夢見神將手持鐵鞭來追逐、道元驚惶奔走、神將趕來、環繞所居九仙山下一匝、被他趕着一鞭打在腦後、猛然驚覺、自此瘡越加大了、頭脹如栲栳、每夜二鼓叫呼、疼若被鞭之狀、到得二十日、將帶梁鯤在家、夢見神將對他道、汝到五更初、急到任家、看吾捉道元、鯤驚起、忙到任家來、道元一見、哭道、相見只有此一會了、披衣要下床來、忽然跌倒、七八個家人共扶將起來、牀中恰像一隻大手搊出、摜在地上、仔細看看、已此無

氣了梁鯤送了他的終、看見利害、自此再不敢行法、看官你道任道元奉的是正法、行持了半世、只爲一時間心中懈怠、口內褻瀆、又不曾貪幹了甚麼汙穢、法門之事、便受顯報如此、何况而今道流專一做邪淫不法之事的、神天豈能容恕、所以幽有神譴、明有王法、不到得被你瞞過了、但是邪淫不法之事、偏是道流容易做、只因和尚服飾異樣、先是光着一個頭、好擧發、便道流打扮起來、簪冠着袍、方纔認得是個道士、若是卸下裝束、仍舊巾幘長衣、分毫與俗人沒有兩樣、性急看不出破綻來、况且還有火居道士、原

是有妻小的一發與俗人無異了所以做那奸淫之事比和尚十分便當而今再說一個道流借着符籙醮壇爲由拐上一個婦人弄得死于非命說來與奉道的人做個鑒戒有詩爲證

坎離交垢育嬰兒　只在身中侶配宜
生我之門死我戶　請無誤讀守其雌

這本話文乃是宋時河南開封府有個女人吳氏十五歲嫁與本處劉家所生一子名喚劉達生達生年一十二歲上父親得病身亡母親吳氏年紀未滿三十且是生得聰俊飄逸早巳做了個寡婦上無公姑

便自不妥

下無族黨，是他一個主持門戶，守着兒子度日。因念

往日便不肯念了

亡夫恩義，思量做些齋醮功果，超度他。本處有個西山觀，乃是道流修真之所。內中有個道士，叫做黃妙修，符籙高妙，儀容俊雅。衆人推他為知觀。是日正在觀中，與人家書寫文疏。忽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一身縞素，領了十一二歲的孩子，走進觀來。俗語說得好：若要俏，帶三分孝。那婦人本等生得姿容美麗，更兼這白衣白髻，越顯得態度瀟洒。早是在道觀中。若是僧寺裡，就要認做白衣送子觀音出現了。走到黃知觀面前，插燭也似拜了兩拜。知觀一眼瞧去，早

說話好

已魂不附體連忙答拜道何家宅眷甚事來投婦人道小妾是劉門吳氏因是丈夫新亡欲求渡拔故率領親兒劉達生母子虔誠特求法師廣施妙法利濟冥途黃知觀聽罷便懷着一點不良之心答道既是賢夫新亡求薦家中必然設立孝堂此須在孝堂內設籙行持方有專功實際非只在觀中大槩附薦未必十分得益憑娘子心下如何吳氏道若得法師降臨茅舍此乃萬千之幸小妾母子不勝感激回家收拾孝堂專等法師則個知觀道幾時可到宅上吳氏道再過八日就是亡夫百日之期意要設建七日道

場須得明日起頭恰好至期爲滿得法師便早下降便好知觀道一言已定必不失期明日准造宅上吳氏袖中取出銀一兩先奉做紙劄之費別了回家一面收拾打掃專等來做法事元來吳氏請醮薦夫本是一點誠心原無邪意誰知黃知觀是個色中餓鬼觀中一見吳氏姿容與他說話時節恨不得就與他做起光來吳氏雖未就想到那路上去却見這知觀丰姿出衆語言爽朗也暗暗地喝采道好個齊整人物如何却出了家且喜他不秋俟標見說做醮便肯輕身出觀來到我家也是個出熱的人心裏也就有

幾分歡喜了次日清早黃知觀領了兩個年少道童一個火工道人挑了經箱卷軸之類一徑到吳氏家來吳氏只爲兒子達生年紀尚小一切事務都是自家支持與知觀拜見了接進孝堂知觀與同兩個道童火工道人張掛三清衆聖鋪設齋筵動起法器免不得宣揚大衆啟請攝召放赦招魂鬧了一回吳氏出來上香朝聖那知觀一眼估定遮遮掩掩賣弄精神同兩個道童齊聲朗誦經典畢起身跳着意肯跪在聖像面前毯上宣白叫吳氏也一同跪着通誠跪的所在與吳氏差不得半尺多路吳氏聞得知觀身上衣

服、撲鼻薰香、不覺偷眼瞧他、知覺有些覺得一頭念着一頭也把眼回看、你覷我我覷你恨不得就移將攏來攪做一團、念畢各起吳氏又到各神將面前上香稽首帶眼看着道場只見兩個道童黑髮披肩頭戴着小冠且是生得唇紅齒白清秀嬌嫩、吳氏心裏想道這些出家人到如此受用這兩個大起來、不知怎生標致哩、自此動了一點慾火按納不住只在堂中孝簾內頻頻偷看外邊、元來人生最構的是眼裡火、一動了眼裡火隨你左看右看無不中心像意的眞是長有長妙短有短強、肥的豐美瘦的俏無有

不妙。況且婦人家陰性專一。看上了一個人。再心裡丟撇不下的。那吳氏在堂中把知觀看了又看。只覺得風流可喜。他少年新寡。春心正盛。轉一個念頭。把個臉兒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只在孝廳前走來走去或露半面。或露全身。恰像要道士看見他的意思一般。那黃知觀。不是有心的。豈有不覺。擬着頭一日來到。不敢就造次。只好眉梢眼角做些功夫。未能勾入港。那兒子劉達生。不知事體。正好去看神看佛。弄鐃弄鈸。那里曉得母親這些關節。看看點上了燈。喫了晚齋。吳氏收拾了一間潔淨廂房。與他師徒安歇。

那知觀打發了火工道人回觀自家同兩個道童一床兒宿了打點早晨起來朝真不題却說吳氏自同兒子達生房裡睡了上得床來心裡想道此時那道士畢竟摟着兩個標緻小道斡那話兒了我却獨自個宿想了又想陰中火發着實難熬禁了一禁把牙齒咬得吱吱的響出了一身汗剛剛朦朧睡去忽聽得床前脚步響擡頭起看只見一個人揭開帳子爬的鑽上床來吳氏聽得聲音却是日裡的知觀輕輕道多蒙娘子秋波示意小道敢不留心趁此夜深人靜娘子作成好事則個就將黃爪般一條玉莖塞將

過去吳氏並不推辭、慨然承受、正到酣暢之處、只見
一個小道童、也揭開帳來尋師父、見師父幹事與頭、
譏道、好內眷、如何偷出家人、做得好事、與我捉個頭
便不聲張、就伸隻手去吳氏腰裏亂摸、知覺喝道、我
在此、不得無禮、吳氏被道士弄得爽快、正待要丟了、
喫此一驚、遽然覺來、却是南柯一夢、把手摸摸陰門
邊、只見兩腿、俱濕、連蓆上多有了陰水、忙把手帕抹
淨、嘆了一口氣道、好個夢、怎能勾如此僥倖、一夜睡
不安穩、天明起來、外邊鑼鼓響、叫丫鬟擔湯擔水、出
去伏侍道士、那兩個道童倚着年小也進孝堂來討

東討西看看熟分了吳氏正在孝堂中坐着只見一個道童進來討茶喫吳氏叫住問他道你叫甚麼名字道童道小道叫做太清吳氏道那一位大些的道童道叫做太素吳氏道你兩個昨夜那一個與師父做一頭睡道童道一頭睡便怎麼吳氏道只怕師父有些不老成道童嘻嘻的笑道這大娘到會取笑說罷走了出去把適間所言私下對師父一一說了不繇這知觀不動了心想道說這般話的定是有風情的只是雖在孝堂中相離咫尺却分個內外如何好大大撩撥他撩撥以心問心忽然道有計了須臾吳

氏出來上香知觀一手拿着鈴杵一手執笏急急走去並立着戶中唱着浪淘沙詞云

稽首大羅天法眷姻緣如花玉貌正當年帳冷幃空孤枕畔在自熬煎。為此建齋筵追薦心虔士魂超度意無牽急到藍橋來解渴同做神仙。

這知觀把此詞明誦分明是打動他有薦之意那吳氏聽得也解其意微微笑道師父說話如何夾七夾八知觀道都是正經法門當初前輩神仙遺下美話做吾等模樣的吳氏老大明白曉得知觀有意于他了進去剛了半碗細菓燒了一壺好清茶叫丫鬟送

出來與知觀喫分付丫鬟對知觀說夫娘送來與師父解渴的把這句話與知觀詞中之話暗地照應只當是寫個肯字知觀聽得不勝之喜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里還肯甚麼靈寶道經紫霄秘籙一心只念的是風月機關洞房春意密叫道童打聽吳氏臥房見說與兒子同房歇宿有丫鬟相伴思量不好竟自闖得進去到晚來與兩個道童上床宿了一心想着吳氏日裡光景且把道童太清出出火氣弄得床桯格格價響摟着背脊口裏說道我的乖我與你兩個商量件事體我看主人娘子十分有意于我若

太素所以後受惡報

是弄得到手、連你們也帶挈得些甜頭、不見得、只是內外隔絕、他房中有兒子、有丫鬟、我這裡須有你兩個不便、如何是好、太清接口道、我們須不妨事、知觀道、他初起頭也要避生人眼目、太素道、我見素堂中有張禪床、且是帳褥鋪設得齊齊整整、此處非內非外、正好做偷情之所、知觀道、我的乖乖、說得有理、我明日有計了、對他兩個耳畔說道、須得如此如此、太清太素齊拍手道、妙妙、說得動火、知觀便與太清完了事、弄得兩個小廝子與齋醮過、沒出豁、各放了一個手銃、一夜無詞、次日天早起來、與吳氏相見了、對吳氏道、

今日是齋壇第三日了、小道有法術、拘召、可以致得尊夫亡魂、來與娘子相會一番、娘子心下如何、吳氏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只不知法師如何作用、知觀道、須用白絹作一條橋在孝堂中、小道拘召亡魂、渡橋來相會、却是只好留一個親人守着、人多了、陽氣盛、便不得來、又須關着孝堂、勿令人窺覷、漏了天機、吳氏道、親人只有我與小兒兩人、兒子小不曉得甚麼、就會他父親也無幹、奴家須是要會丈夫一面、待奴家在孝堂守着、看法師作用罷、知觀道、如此最妙、吳氏到裡邊箱子裡、取出白絹一疋、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觀接

絹在手叫吳氏扯了一頭他扯了一頭量來量去東指西指只管與吳氏丟眼色交着手時便輕輕把指頭彈着手腕吳氏也不做聲知觀又指撥把檯桌搭成一橋恰好把孝堂路遮塞住外邊就看簾裏邊不着了知觀出來分付兩個道童道我閉着孝堂召請亡魂你兩個須守着門不可使外人窺看破了法術兩人心照應聲曉得了吳氏也分付兒子與丫鬟道法師召請亡魂與我相會要秘密寂靜你們只在房裡不可出來囉唣那兒子達生見說召得父親魂口裏嚷道我也要見見爹爹吳氏道我的兒法師說生

人多了陽氣盛召請不來故此只好你母親一個守靈你要看不打緊萬一爲此召不來空成畫餅且等這番果然召得爹爹來以後却教你相見便是吳氏心裏也曉得知觀必定是托故有此蹊蹺把甜言美語穩住兒子又尋好些菓子與了他把丫鬟同他反關住在房裡了出來進孝堂內坐着知觀撲地把兩扇門拴上了假意把令牌在桌上敲了兩敲口裡不知念了些甚麽笑嘻嘻對吳氏道請娘子魂孫上坐着只有一件亡魂雖召得來却不過依稀影響似夢裡一般與娘子無盡吳氏道但願亡魂會面一叙苦

情論甚有益無益知觀道只好會面不能勾與娘子重敘平日被窩的歡樂所以說甚無益吳氏道法師又來了一個亡魂只消眼見見也勾了如何說到此話知觀道我有本事濟得來與娘子重歡重樂吳氏失驚道那有這事知觀道這法空虛的攝來附在小道身上便好與娘子同歡樂了吳氏道亡魂是亡魂法師是法師道事如何替得知觀道從來我們有道家法術多少亡魂來附體相會的吳氏道却怎生好幹這事知觀道帶有一些不像尊夫憑藉了以後不信罷了吳氏罵道好巧言的賊道到會脫騙人知觀

便走去一把抱定攏倒在禪床上笑道我且權做尊

夫一做兵氏此時已被引動了與兩个就在禪床上

面弄將起來

一個玄門聽俊少嘗聞閨家風一個空室嬌妻近

聽余稠事業風雷號令變做了握雨携雲水藥貞

操翻成了殘花破蕊滿堂聖像本屬虛無一脉亡

魂還歸冥漠倚着的呼吸元精而不徹耕着的出

入玄牝以無休寂寂斯真獨爲來時川路灘殷殷

慕道有花深處一僧歸個中味真誇羨之又玄

色裡身不耐煩察之又察

兩個雲雨纔罷真正弄得心滿意足知觀對吳氏道
比尊夫手段有差池否吳氏啐了一口道賊禽獸羞
答答的只管提起這話做甚知觀纔謝道多承娘子
不棄小道粉身難報吳氏道我既被你哄了如今只
要相處得情長則個知觀道我和你須認了姑舅兄
妹纔好兩下往來瞞得衆人過吳氏道這也有理知
觀道娘子今年尊庚吳氏道二十六歲了知觀道不
道長一歲叨認做你的哥哥罷我有道理爬起來又
把令牌敲了兩敲把門開了對着兩個道童道方纔
召請七魂來元來主人娘子是我的表妹一向不曉

得到是亡魂、明白說出來的、問了詳細、果然是、而今走至親了、道童笑嘻嘻道、自然是至親了、吳氏也叫兒子出來、把適纔道士搗鬼的說話、也如此學與兒子聽了、道這是你父親說的、你可過來認了舅舅、那兒子小、曉得甚麼、好歹此後依話、只叫舅舅、從此日日推說召魂、就弄這事、晚間吳氏出來、道士進來、只把孝堂魂床、爲交歡之處、一發親密了、那兒子但聽說召魂、便道要見爹爹、只與他道你是陽人、見不得的、兒子只得也罷了、心裡卻未免有些疑心、道如何只卻了我、到了七晝夜壇事已完、百日孝滿、吳氏謝

了他師徒三衆做了道場暗地約了相會之期且瞞
生眼到觀去了吳氏就把兒子送在義學堂中先生
處仍舊去讀書早晨出去晚上回來吳氏日裡自有
兩個道童常來通信或是知觀自來只等晚間兒子
睡了便開門放進來恣行淫樂只有丫鬟曉得風聲
已自買囑定了如此三年竟無間阻不題且說劉達
生年紀漸大了情竇已開這事情也有些落在眼
裡了他少年聰慧知書達禮聽得外邊有這些手腳
心中常是憂悶不敢說破一日在書房裡有同伴裡
頭戲謔稱他是小道士他臉兒通紅走回家來對母

親道有句話對娘說這個舅舅不要他上門罷有人冉見子做小道士須是被人笑話吳氏見說罷兩點紅直從耳根背後透到腮臉把兒子鑿了兩個栗暴道小孩子不知事舅舅須是你娘的哥哥就往來誰人管得那個天殺的對你講這話等娘尋着他罵他一個不歇達生道前年未做道童時不曾見說有這個舅舅就果是舅舅娘只是與他兄妹相處外人如何有得說話吳氏見道着眞話大怒道好兒子幾口氣養得你這等大你聽了外人的說話剗賤母親養這忤逆的做甚反敲撲搥撻哭將起來達生慌了跪

在娘面前道是兒子不是了娘饒恕則個吳氏見他討饒便住了哭道今後切不要聽人亂話達生惑氣吞聲不敢再說心裡想道我娘如此只强須是捉破了他方得杜絕我且今眼張他則個一夜人靜後達生在娘房睡了一覺醒來只聽得房門響似有人走了出去的模樣他是有心的輕輕披了衣裳走起來張着只見房門開了料道是娘又去做歹勾當了轉身到娘床裡一摸果然不見了娘他也不出來尋心生一計就把房門閂好又掇張櫈子頂住了自上床去睡覺元來是夜吳氏正約了知觀黃昏後來堂中

靈座已除專爲要做這勾當牀仍鋪着這所在反加些閑厮閙得緊族知觀先在裡頭聽好了吳氏却開了門出來就他兩個顛鸞倒鳳弄這一夜到得天色將明起來放了他出去回進房來每常如此放肆慣了不以爲意誰知這夜走到房前却見房門關好推着不開曉得是兒子知風老大沒趣呆呆坐着等他天亮默默的咬牙切齒的恨氣却無說處直到天大明了達生起來開了門見了娘故意失驚道娘如何反在房門外坐地吳氏只得說個謊道昨夜外邊脚步響恐怕有賊所以開門出來看看你却如何把門

開了達生道我也見門開了恐怕有賊所以把門關好了又頂得牢牢的只道娘在牀上睡着如何反在門外既然娘在外邊如何不叫我了門卻坐在這里這一夜是甚意思吳氏見他說了自想一想無言可答只得罷了心裡想道這個業種須留他在房裡不得了忽然一日對他說道你年紀長成與娘同房睡有些不雅相堂中這張床鋪得好好的你今夜在堂中睡罷吳氏意思打發了他出來此後知覷來只須留在房裡一發安穩像意了誰知這兒子是個乖覺的點頭會意就曉得其中就裡一面應承日裡仍到

書房中去、聽來自在堂中睡了、越加留心察聽、其日
道童來到吳氏叫他同去說前夜被兒子關在門外
的事、又說因此打發兒子另睡、今夜來只須小門進
來、竟到房中、到夜、知觀來了、達生雖在堂中、却不去
睡、各處挨着看看動靜、只聽得小門響、達生躲在黑影
裡頭看得明白、曉得是知觀進門了、隨後丫鬟閉好
了門、竟進吳氏房中、掩上了門、睡了、達生心裡想道、
娘的姦事、我做兒子的不好捉得、只去炒他個不安
靜罷了、過了一會、聽得房裡已靜、連忙尋一條大索
把那房門扣得緊緊的、心裡想道、眼見得這門拽閉

關賊道出去不得了必在窻裡跳出我且喬個他鬭個走到庭前去摸一個尿桶一個半破了的尿缸疊着跳下的所在擺着自却去堂裡睡了那知觀淫蕩了一夜聽見鷄啼了兩番恐怕天明披衣走出把房門拔了又拔再拔不開不免叫與吳氏知道吳氏自家也來幫拔只拔得門響門外似有甚麼縛住的是氏道却又作怪莫不是這小業畜又來弄手脚既然拔不開且開窻出去了明早又處而今看看天亮還不得了知觀朦朧着兩眼走來開了窻摸的跳下來只聽得撲通的一響一隻右脚早踹在尿桶裡了這

一隻左脚做不得力頭輕脚重又蹷在屎缸裡忙抽起右脚待走屎桶却㴱那時着了慌連屎桶抃倒了一交跌去屎屎汚了半身嘴唇也碰綻了（不也曾嘗些否）却不敢聲高恐若痛悔着鼻急急走去開了小門一道烟走了吳氏看見拽門不開已自着惱及至開窗出去了又聽得這勞攘之聲有些疑心自家走到窗前看時此時天色尚黑但只滿鼻聞得些臭氣正不知是甚麼緣故學着一肚悶氣又上床睡去了迮生直等天大明了起來到房門前仍把繩索解去看那窗前時滿地屎屎桶也倒了肚裡又氣又恐不住好笑趂着娘

未醒他不顧汗穢輕輕把屎缸屎桶多搬過了又一會吳氏起來開門却又一開就是反疑心夜裡爲何開不得想是性急了些及至走到窗前只見滿地多是屎屎一路到門是濕印的鞋跡叫兒子達生來問道這窗前屎屎是那裏來的達生道不知道但看這一路濕印多是男人鞋跡想是是個人急出這些屎屎來的吳氏對口無言臉兒紅了又自不好回得一句着實忿恨自此怪煞了這兒子一似眼中之釘恨不得即時拔去了却說那夜黃知觀喫了這一場虧香噴噴一身衣服沒一件不汚穢了悶悶在觀中洗

淨整治又是嘴唇跌壞有好幾日不到劉家來走吳氏一肚子惱恨正要見他分訴商量却不見到來又想又氣一日知觀叫道童太素來問信吳氏對他道你師父想是着了惱不來太素道怕你家小官人利害故此躲避幾日吳氏道他日裡在學堂中到不如日間請你師父過來商量句話那太素是個十八九歲的人曉得吳氏這些行徑也自丢眉丢眼來挑吳氏道十分師父不得工夫小道童權替遣兒也使得吳氏道小奴才你也來調戲我我對你師父說了打你下截太素笑道我的下截須與大娘下截一般師

京有其經大也

好事多磨

父要用的料不捨得打吳氏道沒廉耻小奴才虧你說吳氏一了見他標緻動火久了只是還嫌他小些而今却長得好了見他說風話不覺有意便一手勾他攏來做一個嘴仰手去摸太素此物翹然却待要扯到床上幹那話兒不匡黃知觀見太素不來又叫太清來尋他到堂中叫喚太素聽得聲音恐怕師父知道嗔怪慌忙住了手衝散了好事兩個同到觀中回了師父次日果然知觀日間到劉家來吳氏關了大門接進堂中坐了問道如何那夜一去了再無消息直到那日纔着道童過來知觀道你家兒子刁鑽

異常他日漸漸長大好不利害我和你往來不便這件事弄不成了吳氏正貪着與道士往來達那兩個標緻小道童一鼓而擒之却見說了這話心裡憐惜便道我無尊人拘管只礙得這個小業畜不問怎的結果了他等我自由自在這幾番我也忍不過他的氣了知觀道是你親生兒子怎捨得結果他吳氏道親生的正在乎知疼着熱纔是兒子却如此拗彆攪妙倒如沒有他倒乾淨知觀道這須是你自家發得心盡我們不好攛掇得恐有後悔吳氏道我且再耐他一兩日你今夜且放心前來快活就是他有些知

覺也顧不得他隨他罷了他須沒本事奈何得我你一句我一句說了大半日話知觀方去等夜間再來這日達生那館中先生要歸去散學得早路上撞見知觀走來料是在他家裡出來早上了心卻當面勉强叫聲舅舅作了箇揖知觀見了一个忙心還了一禮不講話竟去了達生心裡想道是前日這番好兩夜沒動靜今日又到我家今夜必然有事我不好屢次提破只好防他罷了一路回到家裡吳氏問道今日如何歸得恁早達生道先生回家了我須有好幾日不消館中去得吳氏心裡暗暗不悅勉強問道你

可要些點心喫達生道我正要點心喫了睡覺去連日先生要去積趲讀書辛苦今夜圖早睡些個吳氏見說此句便有些像意了叫他去喫了些點心果然達生到堂中床裡一覺睡了吳氏暗暗地放了心安排晚飯自喫了收拾停當暫且歇息叫丫鬟半掩了門專等知觀來誰知達生假意推睡聽見人靜了卻輕輕走起來前後門邊一看只見前門鎖着腰門從內關着他提開了走到後邊小門一看只見門半掩着不關他就輕輕把拴拴了擺張櫈子緊緊在傍邊坐地坐了更餘只聽得外邊推門響又不敢重用力

或將把指頭彈兩彈達生只不做聲看他怎地忽聽門縫裡低言道我來了如何却關着可開開達生聽得明白假意捍着口氣道今夜來不得了回去罷莫惹是非從此不聽見外邊聲息了吳氏在房裡懸懸盼望倫期慾心如火見更餘無動靜只得叫丫鬟到小門邊看看丫鬟走來照一把摸着達生嚇了一跳達生厲聲道奴賤婦此時走到門邊來做甚勾當驚得丫鬟失聲而走進去對吳氏道法師不見來到是小官人坐在那里幾乎驚殺吳氏道這小業畜一發可恨了他如何又使此心機來撥破我事磨拳擦

掌的氣却待發作、又是自家理短、只得忍耐着、又恐
怕失了知覲期約、使他空返徬徨、不尋那里得贍達、
生見半晌無聲息、曉得去已久了、方纔自上床去睡
了、吳氏那時叫了發打聽、說小官人已不在門口了、寂
地開出外邊走到街上、東張西望、那里得有個人、回
覆了吳氏、吳氏倍加掃興、忿怒不已、眼不交睫、直至
天明、見了達生、不覺發話道、小孩子家晚間不睡、坐
在後門口做甚、達生道、又不做甚歹事、坐坐何妨、吳
氏脹得面皮通紅、罵道、小殺才、難道我又做甚歹事
不成、達生道、誰說娘做甚來、只是夜深無事、兒子便

關上了門坐着看看不爲大錯吳氏只好肚裡恨着說他不過只得張口道娘不到得逃走了誰要你如此監守含着一把眼淚進房去了再待等個道童來問這夜的消息却是這日達生不到學堂中去只在堂前攤本書兒看着又或前後行走看見道童太清走進來就攔住道有何事到此太清道要見太娘子達生道有話我替你傳說吳氏聽得聲音知是道童連忙叫丫鬟喚進怎當得達生一同跟了進去不走開一步太清不好說得一句私話只大略道師父問太娘子小官人的安達生接口道都是安的

不勞記念。請回罷了。太清無奈，四目相覷，快快走出去了。吳氏越加恨毒，從此一連十來日，沒處通音耗。又一日，同窗伴夥傳言來道，先生已到館，達生辭了母親，又到書堂中去了。吳氏只當接得九重天上赦書。元來太清、太素兩個道童，不但爲師父傳信，自家也討些滋味，時常穿換，也似在門首往來探聽的。前日喫了達生這場淡，打聽他在家，便不進來。這日達生出去，吳氏正要傳信，太清也來了。吳氏經過兒子幾番道兒，也該曉得謹慎些，只是色膽迷天，又欺他年小，全不照顧，又約他叫知觀今夜到來，反要在

大門裡來他不防備的只是要夜深些期約以定達生回家巳此晚了同娘喫了夜飯吳氏領了丫鬟故意點了火把前後門關鎖好了叫達生去睡他自進房去了達生心疑道今日我不在家今夜必有勾當如何反肯把門關鎖也只是要我不凝心我且不要睡着必有緣故坐到夜深悄自走去看看腰門掩着不拴後門原自關好上鎖的達生想道今夜必在前邊來了閃出堂前黑影裡伏着看將晨光微亮只見母親同丫鬟走將出來丫鬟立住中堂門首想是防着達生丫鬟走去門邊聽聽只聽得彈指響輕輕將

達生非躬多智且多提防

鎖開了，挨開半邊門，一个人早閃將入來，丫鬟隨關好了門，三個人做一吼，倂手倂脚的走了進去。達生連忙開了大門，就把掛在門內警夜的鑼拌在手裡，篩得一片價響，口中大喊有賊。元來開封地方，係是京都，曠遠廣有偷賊，所以官司立令每家門內各置一鑼，但一家有賊，篩得鑼響，十家俱起救護，如有失事，速坐帶偹，最是嚴緊的。這里知觀正待進房，只聽得本家門首鑼響，曉得不尷尬，驚得魂不附體，也不及開一句口，撥轉身望外就走，去開小門，恃是夜却（走遺丁的）是鎖了的，急望大門奔出，且喜大門開的，恨不得多

擲鞋拙石子戲法生用之以推得於接有妙

生兩隻脚跑達生也只是趕他怕娘面上不好看原無意捉住他見他奔得慌張却去拾起一塊石頭儘力打將去正打在腿上把腿一縮一隻履鞋早脫掉了那里還有工夫敢來拾取拖了襪子走了比及有隣人走起來問達生只回說賊巳逃去了帶了一隻履鞋仍舊鎖了門進來這吳氏正待與知觀歡會喚那一驚也不小鬧了髮兩個料做了一鬧只見鑼聲巳息大門巳閉料道知觀巳去略略放心達生故意走進來問道方纔趕賊娘受驚否吳氏道賊在那里如此大驚小怪達生把這隻鞋提了道賊拿不着拿

得一隻鞋在此明日須認得出吳氏已知兒子故意吵破的愈加忿恨又不好說得他此後知觀不敢來了吳氏想着他受驚好生過意不去又恨着兒子要商量計較擺佈他却提防着兒子也不敢再約他來過了兩日却是亡夫忌辰吳氏心生一計對達生道你可先將紙錢到你爹墳上打掃我隨後備些羹飯擡了轎就來達生心裡想道忌辰何必到墳上去且何必先要我去此必是先打發了我出門自家私下到觀裡去我且應允不要說破達生一面對娘道這等兒子自先去在那里等候便是口裡如此說了一

徑出門却不走墳上一直望西山觀裡來了走進觀中黃知觀曰了喫了一驚你道爲何還是那夜嚇壞了的定了性問道賢甥何故到此逵生道家母就來知觀心裡懷着鬼胎道他母子兩個幾時做了一路若果然他要來豈叫兒子先到這裏又蹊蹺了假信不信的只見觀門外一乘轎來儘到跟前下了正是（不出所料）劉家吳氏纔走出轎擡擡頭只見兒子站在面前道娘也來了吳氏却一驚又出不意心裡道這冤家如何先在此只得揣個鬼道我想今日是父親忌日必得符籙超拔故此到觀中見你舅舅逵生道兒子也

酷所見達生妙用然而悲靈不在此矣

是這般想忌日上墳無幹不如來央舅舅的好所以先來了吳氏好生懊恨卻沒奈他何知觀也免不得陪茶陪水假意兒寫兩道符籙通個意旨燒化了卻不便做甚手腳亂了一回吳氏要打發兒子先去達生不肯道我只是隨著娘轎走吳氏不得已只得上了轎去了拉齊做了一齊一句話也不說得在轎裡一步一恨這番決意要斷送兒子了那轎走得快達生終久年紀小趕不上又肚裡要出恭他心裡道前面不過家去的路料無別事也不必跟隨得就住在後面了也是合當有事只見道童太素在前面走將

精妙妙

來吳氏轎中看見了問轎夫道我家小官人在後面麼轎夫道跟不上還在後頭望去不見吳氏大喜便叫太素到轎邊來輕輕說道今夜我用計遣開了我家小業畜是必要你師父來商量一件大事則個太素道師父受驚多次不敢進大娘的門了吳氏道若是如此今夜且不要進門只在門外以拋磚爲號我出來門邊相會說話了再看光景進門萬無一失又與太素丟个眼色太素眼中出火恨不得就在草地裡做半點兒事只礙着轎夫吳氏又附耳叮囑道你夜間也來管你有好處太素顛頭聳腦的去了吳氏

先到家中打發了轎夫達生也來了天色將晚吳氏是夜備了些酒菜在自己房中與兒子同喫夜飯好言安慰他道我的兒你爹死了我只看得你一箇你何苦凡事與我拗強達生道專爲爹死了娘須立个主意撑持門面做兒子的敢不依從只爲外邊人有這些言三語四兒子所以不伏氣吳氏回嗔作喜道不瞞你說我當日實是年紀後生有了些不老成故見得外邊造出作孽的話來今年已三十來了懊悔前事無及如今立定主意只守着你清淨過日罷達生見娘是悔過的說話便堆着笑道若得娘如此兒

子終身有幸吳氏滿斟一杯酒與達生道你不怪娘須滿飲此杯達生喫了一驚想道莫不娘懷着不好意把這杯酒毒我拏在手不敢飲吳氏見他沉吟曉得他疑心便道難道做娘的有甚歹意不成接他的酒來一飲而盡達生知是疑心差了好生過意不去連把壺來自斟道該罰兒子的酒一連喫了兩三杯吳氏道我今已自悔故與你說過你若體娘的心不把從前事體記懷你陪娘喫個盡興達生見娘如此說話心裡也喜歡斟了就喫不敢推托元來吳氏喫得酒達生年小喫不得多所以吳氏有意把他灌醉

已此呵欠連天只思倒頭去睡了吳氏又灌了他幾杯、連忙只覺天旋地轉支持不得吳氏叫丫頭扶他在自巳床上睡了、出來把門上了鎖口裡道慚愧也、有日着了我的道兒正出來靜等外邊消息只聽得屋上瓦響、曉得是外邊拋磚進來連忙叫丫鬟開了後門、只見太素走進來道師父在前門外不敢進來、大娘出去則個吳氏叫丫鬟看守定了房門與太素牆中走到前邊來太素將吳氏一抱吳氏回轉身抱着道小奴才我有意久了前日不曾成得事今且先勾了帳就同他走到兒子平日睡的空鋪空床裡頭

雲雨起來
一個是未試的真陽、一個是慣偷的老手。新簇簇
小賊偏是這一番撩撥貪老辣辣淫精更有那
十分騷風白快道里小和尚且衙頭木陳孫他老
道士拾取下風香
事畢整整衣服、兩個同走出來、開了前門、果然知觀
在門外、呆呆立着等候、吳氏走出來、叫他進去、知觀
遲疑不肯、吳氏道、小業畜已醉倒在我房裡了我正
要與你算計趁此將了帳他快進來商量、知觀一邊
隨了進來、一邊道使不得、親生兒子、你怎下得了帳

他吳氏道爲了你說不得況且受他的氣不過了知覷道就是做了這事有人曉得後患不小吳氏道我是他親生母就是故殺了他沒甚大罪知覷道我與你的事須有人曉得若擺佈了兒子你不過是故殺子孫倘有對頭根究到我同謀我須償他命去吳氏道若如此怕事留着他沒收場怎得像意知覷道何不討一房媳婦與他我們同着他在混水裡頭一攪他便做不得硬漢管不得你了吳氏道一發使不得取來的未知心性如何倘不與我同心合意反又多了一個做眼的了更是不便只是除了他的是高見

明罪背這執一倘以好人甚思人任之所以在亦不孝之告處要亦天救之宜

沒有了他、我雖是不好嫁得你、出家人只是認做兄妹往來、誰禁得我、這便可以日長歲久的了、知觀道、若如此、我有一計、天良也苦殺吳氏之計毒毒生成嘗官做罷、吳氏道、怎的計較、知觀道、竟開開封官府、平日最恨的是忤逆之子、告着的、不是打死、便是問重罪、坐你如今只出一狀、告他不孝、他須沒處辨、你是親生的、又不是前親晚後、自然是你說的話是、別無疑端、就不得他打死、縱他坐坐監、也就性急不得出來、省了許多礙眼、況且你若捨得他、執意要打死、官府也無有不依、做娘的說話的、吳氏道、倘若小業畜極了、說出這些事情來、怎好、

解難還雙肯畢可謂全矣

知觀道、做兒子、怎好執得娘的奸、他若說到那些話頭、你便說是兒子不才、汙口橫蔑官府、一發怪是真不孝了、誰肯信他、兒且捉奸抱雙、我和你又無實跡憑據、隨他說長說短、官府不過道是擱詞抵辨、決不反為了兒子、究問娘奸情的、這決然可以放心、吳氏道、今日我叫他去上墳、他卻不去、反到觀裡來、只這件不肯拜父墳、便是一件不孝實跡、就好坐他、人只是要瞞着他做、知觀道、他在你身邊不好弄手腳、我與衙門人厮熟、我等瞞投文時、設法准了狀、差了人便來拿他、那時你繞出頭折証、神鬼不覺、吳氏道、

恐如此方傳當只是我兒子死後你須至誠待我凡百要像我意繞好倘若有些好歹卻不枉送了親生兒子知觀道你要如何像意吳氏道我夜夜須要同睡不得獨宿知觀道我觀中還有別事怎能勾夜夜來得吳氏道你沒工夫隨分着個徒弟來相伴我耐不得獨自寂寞知觀道這箇依得我兩個徒弟都是我的心腹極是知趣的你看得上不要說叫他來相伴就是我來時節兩三個混做一團通同取樂也不妙哉吳氏見說淫興勃發就同到堂中床上極意淫弄了一回嬌聲細語道我爲你道究家兒子都捨

復來覓拚命證道莽不負

不要忘了我。知觀罰誓道：若負了大娘此情，死後不得棺殮。知觀弄了一火，已覺倦怠。吳氏興還未盡，對知觀道：何不就叫太素來試試？知觀道：最妙。知觀走起來輕輕拽了太素的手道：吳大娘叫你。太素走到床邊，知觀道：快上床去相伴大娘。那太素雖然已曾過了一次，他是後生，慾心再舉，托地跳將上去，又弄起來。知觀坐在床沿上道：作成你這樣好處，卻不知已是第二番了。吳氏一時應付兩個，覺得心滿意足，對知觀道：今後我沒了這小業種，此等樂事可以長做，再無拘礙了。事畢，恐怕兒子酒醒，打發他兩個且

[illegible]

去明後日專等消息萬勿有悮千叮萬囑了送出門去知覲前行吳氏又與太素捻手捻脚的稍中抱了一抱又做了一箇嘴方纔放了去關了門進來丫鬟還在房門口坐着打盹聞進房時兒子尼自來與他自到堂中床裡睡了明日達生起來見夜娘床裡哭了一驚道我昨夜在您歇得醉細思娘昨夜的話不知是眞是假莫不乘着我醉又做別事了吳氏見了達生有心與他尋事罵道你噇醉了不知好歹倒在我床裡了却叫我一夜沒處安身達生甚是過意不去不敢回答又過了一日忽然清早時分有人在外

達心之[illegible]

敲得門響、且是聲高、逢生疑心、開了門、只見兩個公人一擁入來、把條繩子、望逢生頸子上就套、逢生驚道、上下爲甚麽事、公人罵道、該死的殺囚、你家娘告了你不孝、見官便要打死的、還問是甚麽事、逢生慌了、哭將起來道、容我見娘一面、公人道、你娘少不得也要到官的、就着一個押了進去、吳氏聽見敲門、又聞得堂前嚷起、兒子哭聲、已知是這事了、急走出來、逢生拖住哭道、娘、兒子雖不好、也是娘生下來的、娘何下得此毒手、吳氏道、誰叫你凡事逆我、也叫你看看我的手段、逢生道、兒子那件逆了母親、吳氏道、且

前日叫你去拜父墳你如何不肯去達生道娘也不曾去怎怪得兒子公人不知就裡在傍邊插嘴道拜爹墳是你該去怎麽推得娘我們只說是前親晚後今見說是親生的必然是你不孝沒得說快去見官就同了吳氏一齊拖到開封府來正值府尹李傑升堂那府尹是個極廉明聰察的人他生平最怪的是忤逆人見是不孝狀詞人犯帶到作了怒色待他及到跟前卻是十五六的孩子心裡疑道這小小年紀如何行徑就惹得娘告不孝敢着氣相問道你娘告你不孝是何理說達生道小的年紀雖小也讀了幾

聽此至人亦淚下矣

行者豈敢不孝父母只是生來不幸既亡了父親又失了母親之懽以致興詞告狀即此就是小的罪大惡極憑老爺打死以安母親小的別無可理說說罷淚如雨下府尹聽說了這一篇不覺惻然心裡想道這個兒子會說這樣話的豈是個不孝之輩必有緣故又想道或者是個乖巧會說話的也未可知隨喚吳氏只見吳氏頭兜着手帕嬝嬝婷婷走將上來揭去了帕府尹叫擡起頭來見是後生婦人又有幾分顏色先自有些疑心了且問道（描到死要官事）你兒子怎麼樣不孝吳氏道小婦人丈夫亡故他就不孫小婦人管束凡

事自做自主。小婦人開口說他，便自惡言怒罵。小婦人道是孩子家，不與他一般見識。而今日甚一日，管他不下，所以只得請官法處治。府尹又問達生道：你娘如此說你，你有何分辨？達生道：小的怎敢與母親辨？母親說的，只是。府尹道：莫不你母親有甚偏私處？達生道：母親極是慈愛，況且是小的一個，有甚偏私？府尹又叫他到案桌前，密密問道：中間必有緣故，你可直說，我與你做主。達生叩頭道：其實別無緣故，多是小的不是。府尹道：既然如此，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母親告你，我就要責罰了。達生道：小的該責。府尹見

這般形狀心下愈加狐疑却是免不得體面喝叫打着當下拖番打了十竹篦府尹睜眼看吳氏膽顫見他面上毫無不忍之色反蹺上來道求老爺一氣打死罷府尹大怒道這潑婦此必是你夫前妻或妾出之子你做人不賢要做此忍心害理之事麼吳氏道爺爺寔是小婦人親生的問他就是府尹就問達生道這敢不是你親娘達生大哭道是小的生身之母怎的不是府尹道却如何這等恨你達生道連小的也不覷得只是依着母親打死小的罷府尹心下甚實疑惑曉得必有別故反假意喝達生道果然不孝

不怕你不死吳氏見府尹說得利害連連叩頭道只求老爺早早決絕小婦人也得乾淨府尹道你還有別的兒子武是過繼的否吳氏道並無別個府尹道既只是一個我戒諭他一番留他性命養你後半世也好吳氏道小婦人情愿自過日子不情愿有兒子了府尹道死了不可復生你不可有悔吳氏咬牙切齒道小婦人不悔府尹道既沒有悔明日買一棺木當堂領屍今日暫且收監就把達生下在牢中打發了吳氏出去吳氏喜容滿面出外就走府尹直把眼看他出了府門忖道這婦人氣質是個不良之人必

有隱情那小孩子不肯說破是个孝子我必要訓明這一件事隨即叫一個眼明手快的公人分付道那婦人出去不論走遠走近必有個人同他說話的你看何等樣人物說何說話不拘何等有一件報一件說得的確直重有賞倘有虛偽隱瞞我知道了致你（此分付亦要緊）死地那府尹威令素嚴公人怎敢有違跟着他尾了吳（太急亦不必須得府尹之料吳氏不孝也）氏走去只見吳氏出門數步就有個道士接着問道事怎麼了吳氏笑嘻嘻的道事完了只要你替我買具棺材明日領屍道士聽得拍手道好了好了棺材不打緊明日我自着人擡到府前來兩人做一路說

說笑笑去了、公人却認得道人是西山觀道士、密擄此話細細報與李府尹。李府尹道、果有此事、可知要殺親子、略無顧惜、可恨可恨。就寫一紙付公人道、明日婦人進衙門、我明日擡棺木來、此時可拆開看了行事。次日升堂、吳氏果先進來禀道、昨承爺爺分付棺木已備、來領不孝子屍首。府尹道、你兒子昨夜已打死了。吳氏毫無戚容、叩頭道、多謝爺爺做主。府尹道、快擡棺木進來。公人聽見此句、連忙拆開昨日所封之帖一看、乃是硃票、寫道、立拿吳氏奸夫係道士看擡棺者、不得放脫。那公人是昨日認殺的、那里肯

差、亦且知觀指點扛棺的、正在、那裏、點手、擡腳、將節、公人、就、一把揪住了、把硃筆帖與他看、知觀掙扎不得、只得隨來見了府尹、府尹道你是道士、何故與人買棺材、又替他顧人扛擡、知觀一時賴不得、只得說道、那婦人是小道姑舅兄妹、央浼小道、所以幫他、府尹道、虧了你是舅舅、所以幫他殺外甥、知觀道、這是他家的事、與小道無干、府尹道、既是親戚、他告狀時、你卻講你不得、取棺木時你就幫襯有餘、卻不是你、有奸與謀的、這奴才死有餘辜、喝教取夾棍來夾起、嚴刑拷打、要他招出真情、知觀熬不得、口一一招了府

尹取了批筆画供供稱是西山觀知觀黃妙修因姦
唆殺是實吳氏在庭下看了只叫得苦府尹隨叫取
監犯把劉達生放將出來達生進監時道府尹說請
姦拼必不致傷命及至經過庭下見是一具簇新的
棺木擺着心裡慌了道終不成今日當真要打死我
戰兢兢地跪着只見府尹問道你可認得西山觀道
士黃妙修達生見說着就裡假意道不認得府尹道
是你仇人難道不認得達生轉頭看時只見黃知觀
被夾壞了在地下呌喚了一聲正不知個甚麽緣故
只得叩頭道爺爺青天神見小的再不敢說府尹道

我昨日再三問你你却不肯說出這還是你孝處豈知被我一一查出了又叫吳氏起來道還你一個有疑的棺材吳氏心裡還認做打兒子只見府尹喝叫捉黃妳修掩番加力行杖打得肉綻皮開看看氣絕叫叫衆個禁子將來帶活放在棺中用釘釘了嚇得吳氏面如土色戰抖抖的牙齒捉對兒厮打府尹看釘了棺材就喝吳氏道你這淫婦護了奸夫忍殺親子這樣人留你何用也只是活敲死你叫皁隸拿下去着實打皁隸似鷹拿燕雀把吳氏向堦下一摔正待用刑那劉達生見要打娘慌忙走去橫眠在娘的背

好兒子 好[illegible]

上了口裡連連喊道小的代打小的代打卑隷不好行杖潑幾個走來着力拖開達生只是哭緊了娘的身子大哭不放府尹看見如此貞切叫卑隷且住了喚達生上來道你用甚要去你我就打他底下你正好出氣如何如此說他說了道生身之恩豈敢記仇況且爺爺不責小的不孝反責妳親小的羞慚心裡不安望爺爺臺鑒叩頭不止府尹喚吳氏起來道本該打死你看你兒子分上留你性命此後要去學好倘有再犯必不饒你吳氏起初見打死了道士心下也道是自巳不得活了見兒子如此要替如此討饒

心裡悲傷、還不如怎地、聽得府尹如此分付、念着兒
子好處、不覺的下淚來、到府尹道、小婦人該死、負了
孩兒、今後情愿守着兒子成人、再不敢非爲了、府尹
道、你兒子是個成器的、不消說哥正待表揚其孝達
生的頭道、若如此、是顯所之失、以章巳之名、小的至
死、不敢、兒氏見兒子這般、捐了、兩個就在府堂上、倒
摟了、大哭一場、府尹發放當案去了、隨出票喚西山
觀當兩修的木房道衆來、領屍棺、親中已曉得這事、
推那太素太清兩個道童出來、公人領了他進府堂、
府尹擡眼看時、見是兩個美貌少年、心裡道、這些出

美政也我今世必得之作門亭矣

家人引誘人家少年子弟遂其淫慾這兩個美貌的他日必更累人家婦女出觀隨喚公人押令兩個道童領棺埋訖即令還歸俗家父陳承達不許入觀討了收管回話其該觀道士另行申勅不題且說吳氏同兒子歸家感激兒子不盡此後把他看待得好了兒子也自承顏順旨不敢有違那無說話又且道士已死道童已散吳氏無奈也只得收了心過日只是思想前事未免悒悒不快又有些驚悸成病不久而死劉達生將二親合葬已畢孝滿了娶了一房媳婦且是夫妻相敬門風肅然已後出去求名却又得府

至凡不
臺所由
向此得
忘其跡
也

尹李條一力擡舉任官而終再說那太素太清當日押出兩个一路上共話這事太清道我昨夜夢見老君對我道你師父道行非凡我與他一個官做你們可與他領了我心裡想來師父如此胡行有甚道行且那里有官得與他做却叫我們個誰知今日府中叫去領縮木却應在這個稍上了太素道師父受用得多了死不為枉只可惜師父沒了連我們也斷了這路太清道師父就在你我也只好乾樂唾太素道我到不乾巳畧畧沾些滋味了便將前情一一說與太清卻道太清道一同跟師父偏你打了偏手而今

肯得還了俗、大家尋個老小、解解饞罷了、兩個商量、共將師父屍棺安在祖代道塋上了、各自還俗、太素過了幾時、想着吳氏前日之情、心不斷、逕到劉家去打聽、乃知吳氏已死、好生感傷、此夜恍恍惚惚、合眼就夢見吳氏來與他交感、又有時夢兒師父來爭、風、染成遺精夢泄癆瘵之病、未幾身死、太清此時已自娶了妻子、聞得太素之死、自覺道、今日方知道、家不該如此破戒、師父胡做、必致殺身、太素畧柔、也得病死、還虧我當日能保、不曾有半點事、若不然時、我也一同做狂死之鬼了、自此安守本分、為良民而終、

可見報應不爽，這本話文，既是道流，俱該猛省，後人

有詩詠着黃妙修云

兩山關鎖最高强，能攝生人貴度亡。
直待蓋棺方事定，元來魔祟在雛猫。

又有詩詠著吳氏云

殷勤仗劍豈虛詞，貪着奸淫欲殺兒。
妖道捐生全為此，即同手刃亦何疑。

又有詩詠着劉達生云

不孝疑來是逆倫，堪憐難處在天親。
當堂不肯分明說，始信孤兒大孝人。

關風化不小

若祭以不考錢人莫盡矣

又有詩詠著太素太清二道童云

後庭本是道家妻　又向閨房作細姿

畢竟無儀能倖脫　一臀[illegible]肯豈便宜

又有詩單贊李傑府尹明察云

黃堂太尹最神明　作逆加誅法不輕

偏為淫奸成反案　從前不是浪施刑

拍案驚奇卷十七終